

月
滿
樓
文
集

月滿樓文集卷九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章爲棟編輯

序

禹貢圖書指掌序

禹貢一書。名雖曰貢。其文則亦典也。言禹所以治水之事。所底之績。無不甚詳且悉。其每一州之下。各究水之所歸矣。而首尾本末。其脉絡相應處。又見于導山導水之文。若綱在綱。源流貫澈。古今解者隨文因義。以就章句。皆無所發明。若繁稱博引。浩漫無歸。則又苦其聚訟。

少折衷焉。非于山水形勢之大瞭如指掌而復參究。
積卷疏通證明有以得其要領欲求其一二言之當也。
難矣。練川唐君桐園著圖書指掌二卷其得禹貢之要
者乎。禹貢釋者不一家。大約宗山海經爾雅歷代史志。
水經注元和志及寰宇記輿地記諸書。唐如顏氏孔氏
宋如蘇眉山王臨川林三山呂東萊皆有著說而曾氏
彥和考證地理頗有依據比諸說爲詳足爲九峯輔翼。
至元惟吳草廬纂言四卷程廬山蘡傳旁通六卷切近
簡明便于學者余嘗卒業于此顧未及著有成書桐園
能引經據古得條理而貫通之又不附曲說不逐繁詞

恐致駭目奪心無益于讀書之要。信嘉惠後來之善本也。夫今日山川形勢固非昔比。如古河自周定王時南徙。已失大禹之舊。必博學多識。以古時之文參厯代之志。有依據而後論定之。庶幾不謬耳。不然如以碣石爲九門。以九江爲尋陽。甚至以礮谿爲研。礮支離舛錯。不可更僕數。非滋之患耶。桐園寧簡毋詳。仍有所考證。以抒其所得。讀是編者。自不以蕪雜相詬病。更不以爲簡約而或忽之。則尋繹引申。其有以見作者之苦心矣。

趙秋谷先生評唐詩鼓吹序

唐詩鼓吹一集。傳爲元遺山所選。當時郝氏注之。郝氏學遺山之門。得其指授。趙松雪許其能探隱發奧。厥後廖氏爲之解義。而我朝如虞山陸氏。王氏錢氏。崑山朱氏。更參訂之。唐詩之精神。情性。殆無餘蘊矣。近六明府出示令祖秋谷先生所評本。益令人爽然失恍然。悟古人風雅之蘊。始曲傳也。先生之評是集。其引事釋義。舛謬者既標指釐正。至比興之旨。諷喻之微。山川草木之靈。倫紀民物之故。闡發者止一二言。而古人心思。直窺千百載而上。而莫得遁其情人。謂遺山工去取先

因其所去取而評鴻之卽以究有唐一代詩可也先生論詩嘗有句云。畫手權奇敵化工。寒林高下亂青紅。要知秋色分明處。只在空山落照中。是先生所領取者不徒參其字句。直抉其神理。學者誠得先生之所評。會通詩人之神理。郝注廖解。忘跼蹄而棄之。而風雅之蘊傳矣。六泉承家學。工于詩。爰卽鄙見相質。其有以辱教之也。

趙秋谷先生評才調集序

宮贊秋谷先生宗虞山二馮學。有間世鍾期之契。當時名卿妬之。不顧也。文孫六泉明府以名孝廉來仕吳中。攝虞山令。于是訪二馮墓。酌以酒。勒碑墓側。夙世瓣香。若有數然。馮氏何以得此于趙氏哉。蓋二馮先生以沉博絕麗之學。爲詩法。少陵義山。專以神智才情啟發。後輩其所選才調一集。見詩家標旨。宮贊暗其學。更爲選其集。匪徒去繁就簡。實子其中窺得旨趣。盡以金鍼度與人也。夫詩之爲道。詭譎平庸。俱無是處。才調庶幾酌之可焉。雖少陵大篇。不甚收。多收元白溫李之作。然有

調以運學。有風藻以驕才。抒寫性情流連比興于詩之爲道。思過半矣。或者謂宮贊飴山全集。筆雋思深。町畦獨闢。意致戛然自遠。與才調集若異軌。嗚呼。此則先生之深于才調而進焉者也。先生融冶其才。自加變化。取材者。唐詩未嘗鑿空。梯險如宋人爲也。六泉以遯本屬爲之序。竊爲推其曠代相契之故。以明古來作詩之旨。如此。他日者。婁江一櫂。與六泉面爲論定。或不以鄙言爲謬也夫。

宋金三家詩選序

吾師沈歸愚先生所選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諸集久已膾炙海內士人奉爲圭臬而獨宋金元詩久未之及非必如嘉隆以後言詩家尊唐黜宋概以宋以後詩爲不足存而棄之也誠以宋以後詩門戶不一求其精神面目可嗣唐正軌者不二三家卽得二三家矣篇什浩博擇焉不精無以存之不如聽其詩之自存是則存之綦重而選之難也今年春先生始選蘇東坡陸放翁元遺山三家詩補前此所未及同協助者爲吾友陳退野航茫如煙海各一搜尋三家爲宋以後大家以選

之者存之。盡詩之正軌矣。放翁遺山二家先生首爲論定。例言評語都備。獨東坡詩于病中選閱。祇有定本。不及評。而先生已下世。今野航梓版行世。悉存其舊。不纂入一語。以滋後世惑也。竊嘗取三家詩讀之。東坡于韓吏部後。獨開生面。其才之大。如金銀銅錫。合爲一冶。其筆之超曠。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洵巨手也。放翁南渡後。推第一胸懷磊落。光氣凌暴。其志節所見。直可上追少陵。不得以詩人盡也。遺山值金之衰。悲憤沉鬱。浩氣獨存。黍離麥秀之感。往往流溢其身。未嘗仕元。實爲金詩首選。三家者各有面目。各有精神。非擇之至精。無以

存其真。此先生遲之數十年久而論定庶不與唐岐趨而存宋以後之詩也。視東萊文鑑伯修文類所錄以及李子田藝圃集所選。曹能始十二代詩選所載。其純駁爲何如也。獨是三家詩定矣。往者野航刻唐八家詩先生序之。今先生三家詩成。所以繼古詩唐詩之選者。先生竟不及序。而泰乃操筆志之。師生存歿之感。不自知其涕泗橫流。所所與野航執卷而長太息也夫。

葆璞堂文集序

古之六經。古之文章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通經則未有不文者。舍經而言文。書倉說鈴耳矣。自分經與文爲二。專治經者或不工文。工于文矣。詞又或詭于經。漢儒補綴六藝。建元元狩間。文章爛然。然而馬遷相如揚雄之徒。或病其馳騁有餘。而不足于道。至唐韓愈氏始能因文以見道。宋古文盛行。乃劉子澄謂宋朝只有四篇文字。而歐蘇不及。雖亦言者之過。要之作文之旨歸可識矣。光山胡少宗伯滄橒先生。湛深經學。尤邃于易。晚歲受知。

聖祖朝三接 潛寧居繼繪循環太極諸圖進說

御前

上有真苦心讀書人之目自後厯躋卿貳侍讀

青宮未嘗一日廢學所著有周易函書韻玉函書文集

詩集不下數百卷今

皇上右文稽古

特旨徵取先生遺書且謂究心理學素所深知

眷顧之重不隔三朝海內震其榮遇而不知先生之深于經用功深者收名遠也近廉使雲坡先生追紹先緒重輯遺編函書已有成刻茲將刊葆璞堂文集命秦校

閻秦謹奉全集讀之。根極理要。涵泳聖涯。玉潔而珠光。
川飛而雲湧。其大篇則倫物象數。禮樂幽明之故。固不
勞推交通。一準于理之至當。其雜著亦咸抒寫性情。自
胸中流出。淵然粹然。渟泓演迤。大遠于玩物喪志者之
所爲。蓋經與文之同原。自漢以後。離而爲二者。得先生
合而一之。讀先生之文。當從布帛粟菽中知先農先蠶
之辛苦。而有以窺其所自來也。昔李漢序昌黎集。謂文
者貫道之器。夫文何爲貫道。不知道者。則因文以求道。
而深于道者。其文自道中傳出。先生邃于易。又旁通推
步五行。家言其真觀天文。以爲人文。洋洋洒洒。獨有所

得而無愧古人者乎。

葆璞堂詩集序

有韻之言。不自三百篇始也。其始本于易。易詞如西南得朋之類。往往比音協義。若書若禮。若春秋傳。其有韻者多矣。自漢魏而降。以迄三唐。其間祖風騷。審聲律。析華藻。非不盡變極妍。而論天然旨蘊。必濫觴六經焉。宋儒如邵堯夫梧桐月上。楊柳風來。昔人推爲風流人豪。石曼卿樂意相關。生香不斷。昔人謂形容得浩然氣象。至朱子青山綠樹雲影天光之作。更無非見道之言。無理障。得理趣。有韻之篇。不專從六經入。可以從六經出。也。此詩之至。而非務采色夸聲音者之所能爲也。光山

胡少宗伯滄曉先生精探周易其學浩博無涯涘夫易俯仰天地遠取近取卦象之中卽通比興之義先生于學易之暇時時發爲詩歌涵暢道德吟咏性情息于理者深故得于心者妙得于心者妙故抒于言者遠不襲漢唐面貌而于宋人理趣不繩削而自合故無論少壯行藏林泉朝廟而悠然寫襟期近風雅有以造乎詩之至境也不務采色夸聲音而務焉夸焉者之萬莫能逮也昔程子不云乎興於詩者有吾與點之意然則欲知先生之易當讀先生之詩欲知先生之詩其亦于春风沂水間求之可也

六家詩選序

昔尤西堂太史序漁洋山人唐詩十選云。或謂今之學唐詩者摹擬剽竊。若以水濟水。若琴瑟之專一。故轉而趨于宋元。上則眉山劍南。次則遺山鍊崖。鉤奇索隱。散見側出。是亦猶厭官厨而采野菽。屏古樂而奏新聲。然則詩之宗唐也必矣。顧有唐三百年。稱詩者衆。厥後選詩者不一家。前代惟新寧高氏品彙一書。頗爲大觀。其旨詳初盛而略中晚。貞元以前備矣。元和後非所尚焉。夫詩之爲教。隨氣運爲轉移。氣運所開才變應之。元和後詩人之詩。沉雄鬱厚不及貞元以上。而盡態極妍標。

格之工。取神之遠。實爲前此所未有。雖以宋元名家極力爲之。有不逮者。此固未可概略矣。吾友蕉林周君創覽衆家。取元白溫李。益以劉賓客杜舍人。爲六家詩選。甄綜別擇。各致其精。情文諷諭。莫如白才思驚艷。莫如元穠至綺靡。莫如溫沉博絕。麗莫如李。至如夢得之豪宕。牧之之俊邁。皆卓卓一時者。蕉林之選六家。可以盡元和之才之變。即可以見中晚詩人之大略。豈與旁門別牖無所取裁者。可同日語耶。杜少陵云。別裁爲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誠迭相誦述。涵泳六家。將錄中晚以幾初盛。是選也。其高氏之笙簧歟。其何必解絃更。

張舍唐取宋蹈西堂之所識歟蕉林雅辱商榷爰綴數言以共質云。

鳳山周烈女輓詩序

古來以烈女而著于詩篇者始自衛風柏舟念兩髦之我儀矢之死之靡他說者謂共姜未字守義獨全其節彰矣厥後陶嬰黃鸝之歌敬瑜妻孤燕之詠皆遺音也若乃詩非自作而藝林哀之者厯世多有魏文寡婦詩爲陳留阮元瑜妻作也潘岳寡婦賦爲樂安任子咸妻作也至王粲丁廙之徒亦篇章垂後懷惻可傳蓋貞節之風古今所重或一時慕義情致激烈而秉正不違有以感人心而動風俗此長言永歎往往藉詩篇以傳也鳳山烈女周氏爲歲進士岐竇女少失怙事母孝許字

同邑陳生植璧年及笄未字而夫卒女聞之搘傷欲絕卽誓捐軀相從地下以母氏之愛勸阻久之且夙夜防維僅而後免然一日母氏歸寧女乘家人間遂畢命晝井計夫死至女死止八閱月耳遠近聞之俱賦挽歌以悼之夫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配適君子宜竭節盡理也乃時尚未字年甫及笄所天一喪并不忍爲未亡人何見之決而義之明也古來烈女如斷指截髮毀耳割鼻以奇行顯者胡可勝道然或爲豫刑或待同穴猶若少緩須臾今女徇夫慷慨視死如歸嗚呼行可謂難矣卽或無表揚者而節烈自可千古矧見之詩歌不可與

相舟風人並傳不朽耶。古烈女操云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女乃死于井。而與冽水同清也。余故哀之重之。爲之序以爲形管之一助。

族祖嘯軒先生詩集序

武陵之以文章著者。自晉以來。代有聞人。長康景怡允。南諸家。其最著矣。而玉篇之撰。國史地志之修。尤卓卓。不朽。至唐而逋翁以詩擅名。歷官著作。繼隱華山。累召不起。子非熊繼之。詩亦嗣軌。蓋風流固遠矣。吾家自大石公。風雅倡始。追先啟後。望隆勝國。宗支蕃衍。垂三百年來。類多勤學問。而能詩文。而族祖嘯軒先生。則尤族之夙望也。好讀書。砥節行。不慕榮利。恬淡自適。屢應秋試。不得志。無幾微怨尤。而胸中之所得。生平之所感。一一寄之于詩。夫詩之爲旨。古無泛作。一經一緯。必本乎

至性至情風雨之幽雲霞之變禽魚草木之細山川宇
宙之奇有性情以通之則抒寫皆倫物之要可以感已
而感人也王袁讀蓼莪而門人輟業裴安祖講鹿鳴而
兄弟同食李柟和伯于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非感
發者深怨慕歌舞出于中之自然耶先生不憤不激所
言皆孝友忠厚其子詩之旨固何如也今年六十餘矣
以詩自寫亦以詩教子弟過庭之彥聲滿藝林將以生
平所蘊蓄發之于後孝友忠厚其醞釀者深其光耀者
遠何難如非熊之嗣逋翁以詩濟美而功名過之非熊官正
盱眙尉然則大石公而後不有以振興風雅而爲吾宗
故云

之。幸歟。泰幼好奇服。而質薄才淺。孤落于世。雖日事詩歌。而歲月如馳。修名不立。愧無以揚厲先芬。副碩大之望焉。讀嘯軒一集。乃益爽然其自失矣。

亦園倡和詩序

毘陵陳子野航承先人遺緒修治其亦園其水源木本之思余序之詳矣茲復寄園中倡和詩屬余爲序余惟自昔文人學士抗揚風雅性好友朋其有千里命駕者或披襟攬佩或載酒看花一時興之所至篇什間作蘭亭之敘鞠川之詩風流最著也而勝事之著于毘陵者樊川水榭東坡別院萬竹亭爲楊萬里陳亮交友處也萬卷書樓爲趙孟頫虞集讀書處也其鄉流徽餘韻猶可想見宜乎擅林亭之勝必流連歌詠以永其旨趣也今野航治園徐墅春秋暇日賓至賦詩卽或聞聲相思

亦多郵筒往復與之交者皆四方知名之士故詩皆斐然可觀余擇其尤者論定之可以見主人之賢友朋之樂與夫詩歌之美矣且夫詩歌之道美不自美因地而傳野航之園登高望遠山則有君山青山黃公山之勝水則有大江申浦芙蓉湖之勝不啻迴巧獻媚靈秀實鍾焉野航旣無他嗜好彈琴舒啸有倡斯和三復亦園一集共得助于江山者可不謂盛歟余嘗歎夫玉津金谷徒侈綺麗千古惜之其可以不朽者惟此友朋之誦風雅之業耳今野航所交者廣而所志者遠豈獨南蘭勝事輝映遠近不將辦香曩哲有以希蘭亭輞川之遺

風也夫是爲序

楊梅溪詩鈔序

楊子梅溪爲太史皋里先生之文孫。明經果庵先生之
令嗣。少承家學。講求風雅。年方誦詩。卽好吟詠。研究日
深。浸淫卷軸。每拈一韻。成一什。抽新茗于夙穎。澄曉露
于墜流。神韻天然。應絃中律。其深穩之致。又極玲瓏跌
宕。而不失詩人之則。吳趨清嘉之地。才人輩出。梅溪其
特秀也。近以白鳳樓詩二卷見眡。格律更進。樂府追漢
魏之遺。五古宗文選之旨。七言排奡律體清淳。于詩實
有深造者。以與偏僻奇險。仍歸庸俗一流。真倜乎其遠
矣。今夫舞劍者。之爲技也。騰空揮霍。霹靂上天而飛往。

翔來不能離手而神其用也尋橦者之爲術也緣險躡
躋青雲墜地而手蹉脚跌不能離身而妙其機也詩之
爲道亦然盡神明之智通變化之才障馬風檣鯨咷鰲
擲不可方物矣然而有旨有法有神有韻有體裁有派
別舍此而言詩則直不能爲詩以是知好爲偏僻奇險
見者稱異要亦無與于詩之數也今梅溪克紹家業宗
法唐賢所爲詩深穩之中思精體備未嘗不盡其智騁
其才而僻險不蹈焉詩所以工也况又年富力强不懈
及古又何可量耶余向從長洲歸愚先生遊相與討論
作詩之旨有所得願爲吾同學告梅溪其契之久矣因

申所見以爲序。

徐氏族譜序

聞之禮上治祖禫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故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其從宗者同姓之父族從大小宗也其合族屬者合聚族人之親疎俾昭穆同時食也族微于服四世而總五世袒分六世親屬竭矣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四從兄弟各自爲宗因字因官別于高祖以外親屬廣矣疎矣然而繫姓弗別綴食弗殊者何也尊祖故敬宗也敬宗故收族也服以等而殺情以聯而合也後世氏族之法廢而孝弟之源薄矣吾吳洞庭徐氏代有聞人家

有族譜。唐會昌時。樂圖公從洛下遷洞庭。洞庭之有徐氏自此始。三傳有會徵公。六傳有昌言公。著于宋。十一傳爲大章公。官莆田。有遺祠。世居洞庭之西山堂里村。故稱洞庭徐氏。其族譜之立。創自有明嘉靖至本朝。族人屢修之。數十年來。椒繫瓜衍。支派日滋。而舊譜未輯。吾友西圃。恐其久而難徵。偕族人慨然重纂。嗚呼。豈非動念。水源木本。而有敬宗收族之思者耶。今之人尙微逐重。婚姻異姓。親戚之間。喜則慶。喪則弔。聯之以饋問。通之以燕衍。若於主名治際會之禮。殷勤講肄。而不可缺。及問其本支之派別。世系之源流。有昧然不能悉。

數者。嗚呼。何明于此而闇于彼也。吾親屬爲塗人。將絕族姓。而忘同祖。親疎之不辨。族誼之不敦也。今西圃同族人。勤輯譜帙。溯原反本。此真孝弟之心所由生。惇睦之道所由講。從此明乎繼別繼補大宗小宗之義。推之服術之有六。從服之有六。世系昭而本支合。周親浹而族屬通。不可遠。僥倖之習。而培仁厚之基歟。西圃好風雅。長子詩。今族譜之修。又將求于禮。親戚兄弟。莫遠具。邇爲之歌行。葦之篇可也。

月滿樓文集卷十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蔡之定編輯

序

擬王右丞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序

盛德誕敷。化及普天之土。聖人作都。瑞徵滄海之波。既近悅而遠來。自畏威而懷德。我國家居天地之寶。治陰陽之氣。紀綱八極。甄度四方。鷺鷥向阿闕而來。朝鳴鶲。望泮林而爭集。豈求金車於下土。悉奉琛幣於上方。良以賓至如歸。久撤西河之館。遠無弗届。率俾東海之隅。

日月所照。罔不瞻依。風雨所濡。莫不從助。是以延頸舉首。一皆慕義向風。島夷日本國。生聖明之世。好儒雅之宗。以下根之卑。服中華之盛。詎真黥面而文身。久已心歌而腹詠。委質重譯。通名氏於象胥。測海來朝。共珍奇於王會。束修達禮。請詔受經。嘉其欽枉而來。常得授館而處。晁司馬浮槎欸境。去國辭親。期魏闢於生涯。覲聖闕於彼岸。名成國子。官拜客卿。子產在鄭。方酬季札之衣。士會去秦。竟贈纓朝之策。三年仕宦。夢繞白雲兩地。遨遊歸看紅日。爰是稽頰北極。回棹東邦。傳經籍於平原。橘藤之流。諭道德於相板。赤關之遠。龍門峩峩。挂席

長川蓬島渺瀰。維綃磐石。旣泛海而凌山。遂噴雲而屑雨。徒識觀怪。無涯。遂因歸風。獨返嘻辭。鳳凰之窟。還渤。解之。鄉誦王志於殊方。懷好音於上國。時當祖餞。用賦

贈言。

不入唐以後事。典則名貴。直分右丞之席。

停雲集序

悵望前期。每憐話雨眷懷舊緒。獨賦停雲。惟勝友之難忘。藉詩歌以寄志。三秋不見。追采葛之風人。千里安知憶臨岐之客子。旣停驛而輶棹。曾送范雲。且命酒以攜琴。重嗟王勃所賴新裁鳳紙。傳來絕妙之書。往製魚箋。寄到長思之字。儀也夙多雅契。舊踐名場。歲月幾何。雲霞不改。一賢百里。半面十年。或聲子之班荆。再逢故友。或鄭儕之贈紵。乍遇新知。况乎少事遨遊。長羈遠道。人依吳會。並聽越吟。舟刺江干。亦探淮浦。珠澄湖北。問國士於秦郵。花映竹西。汎美人於邢水。逸興則青山白紵。

曾臨姑熟之溪。勝概則牛首雞籠。屢上建康之路。亭高
歷下。每憐濟水名流。樓壓任城。誰問徂徠舊繫馬。小
金臺下。每慷慨以聞歌。拂衣古薊門前。更蒼涼而按曲。
卽此地。遠天長之感。彌念星離。雨散之踪。樂去悲來。我
留子。往時哉。不與邈矣。何從桂梁。曉而落月。遲蘭嶼。幽
而清風。遠何年。惠我偏留。金錯之刀。他日貽余。獨有瑤
華之札。用此編成別集。須當藉寄深情。至如名可得聞。
有歌可當晤語。人雖遠甚。賞心總托良知。解帶爲一日
之惠莊。披襟卽千秋之稽呂。所得同收篋衍。不禁富滿
瓊函。嗟乎。不寄梅花。安識江頭之春信。不攀楊柳。誰知

灞岸之芳。悰姪乏清詞。聊疏短引。酒堪佐興。一傾鸚鵡之杯。詩可論交。永佩鴛鴦之什。

晚峯上人輓詩序

天竺先生由來善慧。維摩居士總是能空。參文字之禪。
韻出已公茅屋。結香緣之社。醉逃惠遠廬山。可知逸佛
之場。自有拈花之侶。若乃三生圓覺。明鏡非臺。八垢脫
離。浮盃有渡。此身原幻。本從香國而來。吾性最超。竟載
慈航以去。斯則碧雲格遠。難招伽葉之魂。白足風微。獨
證辟支之果者矣。晚峯上人由拳舊族。秀水名流。家傍
鴛湖。香接梅花之里。人依鶴渚。波通長水之塘。曾遠客
於金臺。遂歸遊於練浦。心苗剃盡。始居米芾園邊。覺草
栽來。且住許。渾宅畔。托蓮花而觀世。繼探靈隱之山。借。

金粟以生。身終入長洲之苑。兼之性耽佳句。偏宜白燕爲龕。抑且才擅清吟。彌稱青鴛作舍。論詩月閣依麟。則人比韓嬰。謂香鸞旭亭南昆仲載酒星橋拙韻。則余慚顧。况謬托

廬中之知己。偏稱方外之從遊。祝豈辦香。依然助我。生逾寒水。宛爾啟予村店。斜陽寫出青山之態。板橋細雨。喰來紅杏之天。送我江南。腸斷白門。柳色傳書。薊北心榮上苑。鶯聲無窮絡繹之詞。妙轉清空之旨。豈知善疾。竟成藥榦。生涯何以消愁。惟有蒲團宴坐。苦煞中秋之後。醫禁歌懷。淒其重九之前。夢歸冥路。問一絲而不掛超五蘊。以俱非。嗚呼。黃葉聲中。病僧竟逝。木犀香裏。佳

句空留如來應。是後身可憐化寂靈。運且教成佛。共惜逃虛覓黃卷。以披塵。痛白雲而埋骨。昔日菩提之契。今時翰墨之緣。載賦哀詞。偏揮恨淚。從此流風未沫。思清話於梅林。庶幾逸韻常存。記舊悰於蘭若。云爾。

卞培基詩集序

逸士抒懷愛交風月才人寫興乞助江山惟襟抱之不
侔微嘯歌之自得獨來獨往蕭然我有太虛勝具勝情
邈矣人遊仙際此有時醉處偏安謝諶之門而肆意清
遊莫嘆蕭恭之屋者也則有濟陽舊系和氏良材似延
之長謝長官高投仙幘如士蔚不求仕宦獨賦枯魚奉
柳母以閒居早有承歡素志並萊妻而遠俗兼思偕隱
遺風追乎慈烏之報已虛雙鳥之情又折獨此筆床硯
匣黃絹空題因之藥竈丹爐青囊靜試通桐君之舊錄
紹松隱之家聲半畝綠畦小住滄浪亭北數枝紅樹移

居臨頓橋西。微吟則叔夏孤琴獨傲。則幼與半壑然而杜門却軌。尤須範水模山。入夜滄江。船是米家書畫。窮年峻嶺。屐爲謝氏階梯。試一溯夫遠遊。曾特標夫雅尚。鳳凰嶺畔帆開。夏口之津。鸚鵡洲邊棹泊。寒溪之渚。誰歎解珮。憶漢女子風亭。何處攀蘭懷湘。纍於月浦。遂庶蘿山藥岫。便經沅澈辰谿。乃達牂牁。遙問龍標之里。直通貴筑。徐探燕子之崖。拓志趣以歸來。寫才思而獨遠。略如宗炳。偏遂臥遊。頗似劉敵。依然隱迹。舊悰入夢。追烟雨于何年。新緒縈懷。訴關山于往日。日常闡一時之悲喜。遂傳萬首之詩篇。僕也征騎初停。敝廬少息。差同對

衡望字。每辱命駕褰裳。本多衛玠之愁。豈擅江淹之筆。
顧一縑索序。謬期祇墨含毫。乃十倍輸才。勉欲膏唇拭
舌。誦伊人之雅什。媿賤子之無文。庶幾附去青箱。聊寫
居游之逸致。剪來紅燭。永傳風雨之幽情。云爾。

從風月江山寫出居游勝致。澹思濃采名士風流。獨
握雕章五色筆矣。

華持四楚遊草序

諸宮柳暗清歌出自劉郎夢澤春連麗句傳來白傅聽雨聲于巴嶺偏深剪燭之情探月影于湘潭更發移船之興凡以騷人土俗每添游子風流苟借助于江山自揚芬于蘭芷者也吾友華子持四以跌宕之才工羈愁之什詩成詠雪今夕歸吳緒是悲秋他時客楚帆落鳳凰峯外櫂迴鸚鵡洲前水合滄浪樹繞晴川一閣山分蟠冢花深斑竹重岡入郢而過荆臺迢迢東峽臨江而通夔府歷歷西陵山鬼女蘿香冷姊嫋之宅溪楓夜犹魂銷宋玉之祠斯又溯巫邑以尋幽且更探夷陵而訪

古是以夢憐雲雨。牽客思于天涯。唱學銅鞮觸鄉心。于故國懷舊。則寫蘭成之怨。依人則杼王粲之愁。示我新編。多君雅格。覺瀟湘滿卷。如聽漁父遺音。江峽供驗。不僅竹枝逸調者矣。僕也未涉汀洲。有懷杜若。問采芳于公子。遠征終愛江南。欣抽思于美人。清韻特憐。渚北獨羨陽春之曲。未敢繼聲。聊綴下里之詞。比同引緒云爾。紅錦晚開白珠秋。鴻妙在雅切楚鄉風。流一往字字清深。此爲騷人之苗裔。

琴清閣讌集詩序

一夜寒颺楓江落葉十年舊雨琴閣傾尊風流洛渙之園瀟洒雲溪之友旣相思而命駕爰促坐以分襟半郭半郊此地絕勝金谷一歌一詠斯人盡擅瑤華飲須桓景之杯幾叢密菊寫入羅含之宅數種幽蘭寧不嗣音眷勝遊於兩度惠而好我締冲賞于三秋心旣藏之歎彌洽矣於時淡雲遠合薄靄斜凝暮鴻起而桂浦昏秋鶴翔而花洲晚主人則星標玉立願結珮於芙蓉坐客則月湛霜明思贈言於瓊玖以芳辰之會合辱下走之疎狂陶元亮之歸來羞云五斗管公明之辨難藉爾三

予竟沒清言爲拙遜綱式。命廩前之引。并有麻上之遺。
心有慕乎伊人。詞則慚非健者。

清詞麗句。緯以古音手筆。不讓唐初。

鄭可亭越巂草序

柿葉傳書。緬遺踪於博士。梅花下拜。推逸韻於都官。撫紫塞之關山。曾記聲悲。倚馬踏漸橋之風雪。還憐吟徹騎驅至。如入秦苑。以裁花使臣。灑露過溢城而題驛客。子經春從來鄭氏之良。自擅詩人之致。今可亭足下辦香襲哲。著譽青年。裴敬彝幼卽能文。黃子炎少偏善辨。繼事緣情之作。遂多見性之篇。清如舞雪。迴風健似翻霄。下鵠每留神於光景。欲乞助于江山。宵冷垂虹繫艇。則依然疎柳曉寒。放鶴登亭。則猶是間雲。迺爲越國之遊。遍覽揚州之域。分湖漾碧。好看雙水波來。孤嶼浮煙。

便引六橋人去。浦外芙蓉不老。堤是蘇堤。寺前香雨長飛。宅爲裴宅。訪。榆流於清晉。前溪徵崔頴歌中問翠鵲子。長興顧渚入天隨句裡。遂繞桐廬之夢。更探梅嶺之芳。元英猶號先生。故居苔掩紫微。尙稱太守舊署芬留。臺傳客釣之風。石憶仙棋之迹。凡入疆而還勝。俱操翰以成章。芒鞋竹杖之緣。山郭水村之興。幽懷鏡曲則元寶。何人遙望蘋洲。則柳吳有體。寫以澹思濃采。出之麗句。清辭祝彼覓句。閉門較子。轉嫌寂寞。假如得心。义手多君自有鮮新者矣。僕歷自紅橋歸從白下。王徽之之挂頰。孤眺晴巒。張季膺之乘舟。晚依秋水。煙霞適矣。標

抱蕭然。乃辱投什於伊人。且令贈言於下走。秀想高峯。
南北筆。寫松陰。奇誇。淘水東西思傾。雪浪。潤榮陽之佳。
士爲吳苑之才流。披盡高吟有羨。志和之泛宅。把將行。
卷直當宗炳之卧遊。

色澤旣雅情韻彌深。於越江山俱歸鎔鑄妙仍出以。
自然也子山子安合爲一手。

月浦樓文集卷十一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韓文綺編輯

序

太白酒樓少陵南池詩序

千秋舊跡，境歷魯齊。萬丈光芒，筆推李杜。緇遺徵之宛在，知大雅之長留。俯仰依然，寧間冥雲春樹。登臨猶是那分渭北，江東則有太白仙才。高樓勝概，夕陽半郭。遮簷角于文墻，新月一天捲簾。鉤于子夜，命侶而每偕六逸。披襟而嘗醉，千觴。獄色遠來眉端，直窮紫翠。濟流曲。

繞足外欲起銀濤信可攜謝客之詩於以擅騷壇之席。
若其少陵往事王筠同游城下古池花前勺水心懷稷
契追東屯西閣之踪胸次雲霞據洗馬鳴蟬之句佇虛
闌而窈窕通幽砌以連漪香動秋渠看濕紅子細雨筠
庄暑竹撫涼碧子疎烟堪尋小憇之風流試剔永存之
石碣僕乃廿年湖海兩度京華過此而謁崇祠謁來而
瞻古像欽二公之鉅手振六代之頽音老屋浣花憶窮
愁于春暉危磯采石追瀟洒于江波惟茲東郡之獨經
欣接當年之高躅蒼茫異世望星漢以何從落拓一時
湖文章其不朽耶寫長歌短韻自將蓄念幽情乃好事

者，譜以丹青，繼聲者辱多屬和，編成一帙，用綴弁言。從知憐哲彦子蓬萊工部，則同期瑞草念伊人于泗水翰林，則並永金尊。

分說合說互說曲盡能事，舉頭天外振袂雲端風雅高舉此題，須有此筆。

相國尹望山先生七十壽序

竊聞岐山鳴鳥彰壽裔於西郊嵩嶽降神表勳庸於南
土蓋當重熙累洽昌期歛五福之休必有緯武經文碩
輔爲萬邦之憲總師干而普德人是德星參廟筭以調
元望真元老蜺旌龍節江漢宣威赤鳥袞衣斗魁佐化
斯綏衆而廣阜成之慶自應天而昭平格之休也惟
師相大人間世鉅儒烝民先覺夙騰輝於鳳館旋翊運
於龍池文章司命之權天人三策經濟秉鈞之手憂樂
一心况夫補袞家聲名垂金榜和羹世德譽流沙堤非
獨矜尹陟於殷邦輝聯閥閩直更軼韋平於漢代望領

冠裳入久參黃閣之宏勳出常膺碧幢之重寄北門卧
護樹畫戟而風清南國循行帝甘棠而澤永控金城於
三輔政肅秦關俯玉案於五華恩流洱海遐撫楚州上
下重開嘯月之樓遠綏巴嶺東西更靖籌邊之驛開府
每兼夫列鎮持麾最久於兩江藹似和風錫兆人之飲
食霽如旭日倡羣吏之勦謀計卅載以功崇厯五巡而
績茂宜乎涵濡及物永樂利於春臺自爾保艾從天光
邦家於福履以佑民者錫哉大德曰生將祈焉者宣慈
至仁必壽屆初夏而冀舒八荒頌無疆而椿厯千齡方
花宮浴佛之辰卽

香案承恩之日自

天子所歌入覲於韓侯以我公歸望還南如申伯於時
鸞書特賁扁傳介祉之榮

鳳誥新裁閣重阿衡之寄卷阿矢詠徵喜起於明良台
座分班協箕裘於前後仍體蒼生之愛戴還命元輔之
旬宣齒重耆英潞國豈留洛邑勳參密勿贊皇重鎮淮
揚從茲牛斗之墟編戶欣依乎愷悌凡在楚吳之壤通
衢歡起夫謳謠維翰則大江以南羣紀岡陵之筭迓衡
則光天之下永瞻亭毒之功矣奉才愧蟲雕識慚蠡測
深蒙獎飾律回黍谷之溫厚冀生成袂托龍門之峻指

臺榮而頌德。挺葵藿以輸忱。欽闡苑之賡。歌謬繼聲於
下士。仰瀛洲之盛遇。希效祝於中樞。伏願歲閱八千。永
嫋周師。召保治扶三五。常昭杜斷房。謀云爾。

骨重神寒高文典冊。自是幹河岳手筆。

相國阿廣庭先生七十壽序

五百年必生名世德炳台垣七十春秋久贊

古稀壽齊嵩嶽鳳郊真欽考造麟閣盡仰元臣益當抗
羅舉暉曠代乘非常之會斯見經文緯武極天致平格
之麻出則勳軼召方氣澄薄海入則望侔旦奭機翊中
樞此經綸之業動雲雷而覆轡之功綿歲月也惟我
公相老夫子大人邁古大賢烝民先覺世承調鼎金榜
名垂公在庭鈞沙堤譽重詎數殷家之伊陟休誇漢代
之韋平遙景運而治盛中天振殊猷而輝凝丹座穆綯
默參之量萬一難窺奮庸顯鑠之謨人天並仰當金川

之蕩醜。維玉壘之籌。平霧靄。雪碉堅。攻偏仄。蠶叢虺城。險厯崎嶇。志決機明。策元戎于五載。蓋殲勇奮。整勁旅。之七千。勒烏圍先事。掃除擊勦。則束薪囊土。噶喇衣旋教。犁定梯垣。斯水斷雷轟。三路布掎角之形。一軍專擣心之略。罪人悉得全境。敉寧百戰。斯成揚。

聖人之神武。一勞永逸。盡元老之誠謀。膺功勳太學之碑。崇隆穹壤。凱奏紀郊臺之典。虎炳鼎鐘。若夫。拉天方霆。摧回部。傳檄花門而底定。馳風月。囊以圖寧。師振奇木城邊。威清拔達山外。獻馘盡消夫蟻聚。折衝丕布其鷹揚。

天子寔倚干城。軍中交推密贊。至若憫西番之解門。奏撒拉之翦平。絕道填壕。華林詎容困守。焚糧拿柵。黑帳胥報芟除。恍櫬伏林。滿四之魂永靖。醜種潢池之弄。他如小山鼠竄石堡。鳴張。

赫怒重命壯猷。相機必申專討。密防狡兔遁穴。則兩弩齊飛。聚捕羣蠭。領卵則霜刀弗頓。生獲盡三千之口。勦擒才一月之師。輯邊部之猖狂。驚神威之迅速。歲全功而完善。出撫略以綏安。四海事首眠平。章股肱心膂。萬里外咸欽威望。社稷蒼生至。四瀆爲潤域之原三亹。乃滄溟之要。柴塘祇資坦水石障斯護。迴瀾奉

審命而勘工勤。遄征于歲臘。諷度俾魚鱗永固。究圖必
虹丘彌安。若豫水籌兜祐于上游。引河議改絃于掣溜。
金門流斷。二百里直導新渠。竹箭波長。東南境交趨大
壑。更如星駕重臨。黃水月隄續。履陶莊馬港東西。殫田
廬之碩畫。雲梯內外相闡壩之深機體。

一人惻怛之心。規萬姓養恬之計。治關利弊。每勤萎舍。
巡行理煥陰陽。悉贊。

朝廷密勿。宜荷特殊之。

渥眷疊膺。未有之。

恩施執桓封列上公。典校世傳都尉龍團袞服。輝垂金

帶之華鳳綴冠纓光燦寶瓊之飾鳴螺飲至抱見旣慶
捷紅旗飭騎分閑扈行更欣加紫轡圖呈聚米異數不
羨凌烟詩叶聯籤偉績迥超入蔡重北山之深義

書扇萬念賢臣充南極之吉輝

錫章名追郭令擬臚陳而挂漏欲悉數以難終黃扉與
紫閣齊推一身兼人間將相武英偕文淵並領萬方識
天。上。保。師。統。攝。銓。衡。遍。羣。材。之。品。藻。平。反。典。法。弼。至。教
之。文。明。掌。迺。規。屬。盛。事。傳。玉。清。之。長。典。茲。羽。衛。先。聲。綜
神策之英日密佐乎

萬幾精神海鶴久潛孚于一德志氣雲龍載蓬柔兆之

年欣值仲商之令初度仰連

聖節瑞應珠囊古齡獨協洪疇等綿玉笈采薇天保真
合中外之嘉符湛露彤弓并作邦家之顯慶閏週翠筭

當秋中而

玉闕天高曉孕蟾輪際月始而錦堂祉茂親仁里第

寵賚駢蕃光德門庭

恩榮懿鑠家芬傳乎鯉對世澤嗣在鵠原遠乘仙客之
槎高列清門之戟桐枝茁瑞蘭葉綿香罔不介景稱懽
均是添籌志樂中朝咸尊耆耇轉一氣于洪鈞邊使
盡識相公登八荒于壽闌矣泰夙荷裁成素蒙引掖

判事禁垣之次。司言秘省之班。袂托龍門。指臺乘而頽
德。風趣鳬藻。愧葵藿以輸忱。從知紀閱八千。長卜雨露。
風霆之宏化。彌驗治孚三五。永垂丹青竹帛之遠施矣。

謹序

蔣臨臯州牧之任膠東留別詩序

春風楊柳唱出渭城細雨桃花歌從潭水自昔分襟之際每多贈策之情況乎十載使君一方民表深慈浹於屏翰雅望重乎江山苟遠去以攀轅將流連而解佩宜其寫爲篇什莫能盡厥情文也臨臯先生白山世胄滄海詞宗少歲代親孝聞塞北中年筮仕仁遍江南清陰尤在三吳美治還周一紀本鸞鳳之品流雅頌之聲每列戟以焚香亦吟詩而載酒興偕僚佐月愛庾公會有賓朋風懷邢邵彷彿醉翁亭上公歸而人看籃輿依稀虛白堂前衙退而臥高琴枕旣攬懷之瀟灑更爲政之

風流是以破臘探梅，謝屐則銅坑銅井。乘秋采菊，膚舟
則香溪越溪，競識芳名。亦遍於走馬平童之口，羣欽仙
範。還依於筠簾碧簷之間，屈宋可化，衙官友于亦關花
鳥。真是家家團扇直教處，處處畫屏矣。乃我公蒞止永期
坐臘蘇州而嘉績用休，新報量移齊土。晉擢三刀之秩，
先分五馬之輝天柱。山崇挹翠螺於海表，掖河水廣湖
碧浪於膠東。依然卽墨古城爲問田，橫之蹟宛爾之萊
舊壤。還追寧戚之風，公餘儘可登臨。遙計正須撫輯，獨
是彼都士女，車前願迓細侯。而在吾國人民，郊外思留
叔度。先生重別離之感，追維故舊之悰。坊是黃鸝夢

繞昌亭倚棹橋云鳥鵲心飛茂苑馳輪同東洛之分司
並拈題而命餞幾西河之作郡邦寄詠以減愁爰賦五
言獨成長什韻出丹楓江上聲清黃葉林中俾賡和於
同官辱序言於下走媿少吳均之思常望蘋洲偏叨徐
穉之情每懷燕寢用是恭疏小引因此竊奉仁暉他年
淮海重臨轉翼陽春有脚此夕灘浦遠去永傾菱舍遺
踪

凝露初鮮流霞最絢風藻之飛也其入神處在情緒
宛轉一往彌深讀之如聽三疊陽關令人贊伊不盡

金小笏雲區詩序

清風載菊。每羨陶園佳話。賭棋常懷謝墅。惟襟期之灑落。必邱峯之流連。小笏主人彭城賢裔。新築玉山佳處。最宜婁水西偏。潭中塔影橫流。紅頰夕照檻外。雲光倒漾碧散。朝寒歛乃一聲。舟出垂楊之渚。灣環半曲。橋通修竹之亭。于是對景舒情。尋芳選勝。峯看文筆。儘可留題。洞憶桃源。更地寫照。姚子章野航宛在。願接風流。范幼元後圃居然偏多興。趣鬢拂文莊。好學堂構城東。依稀處士藏書館。開橋北貞。登臨之可樂。自吟咏之彌工。至夫座有良朋。疎牋刻燭。門多遠客。曲室披襟。綴殘紙。

于五花毫濡珠露傾醕醺于三雅椀泛金鱗旣愜古歡
亦聯今雨况乎南陔至樂幽薄多春侍洛社之衣冠看
哦詩于月下依香山之杖履欣繼響于風前爰命同儔
偕虞逸韻盡托紀羣之誼寧不嗣音直追皮陸之風惠
而好我快向吳淞剪取主賓可入畫圖秀從崑阜分來
翰墨永留石壁

丁午橋固陵遊草序

過江才子入洛名流寫絕妙之詩篇。眺中州之山水。馬蹄臘雪。過黃土之岡。梅驛春風。歷清流之境。抵固陵而寄跡。蒞蓼邑以留情。下榻陳蕃地。推賢主。開蓮王儉座。有良朋。每拓筆于陶齋。遂采風于勝壤。弦黃國遠。舊近汝南。楚漢疆分。遙通荆北。鮑陂有所迷。下蔡之寒烟。魚齒何方。頽魯陽之落日。叔敖祠外。幾登青峯。王粲樓前數層碧水。偏鬱伊而善感。藉景物以抒愁。按拍聽歌腸。斷鳳城之曲。臨岐送友。魂消弋水之舟。方開千里黃花。每懷親妹。乍度一行紫鴈。彌憶弟兄。照眼潢河。溯臨淮。

而對雨。聳身崖閣。盼嵩嶽以攜雲。惟茲閱歷之真。盡遣
嘯歌之志。稍成卷帙。辱命序言。聞將赴濯錦池頭。知又
賞三亭之烟月。轉回思迎春嶺畔。永難忘五水之關河。

范桂堂詩稿序

窮高平之世胄，本參政之家聲。當羈貫而能文，亦成人而善咏。徐鉉著秋聲之賦，王融擅曲水之篇，抑秘騁妍，無非妙緒。含宮懸徵，盡出微吟。此積有篇什之多，遂獨擅風流之致。况乎學歸弓冶，師在庭闈，抱蘭氣於陔前，繞芝芬於砌下。斐然有就，何妨譽我佳兒。卓爾不羣，自是由於名父。斯又萬里卜鶯音之遠，而一堂徵鯉對之休者矣。若其洗滌塵心，含咀道妙，淡紛華而弗悅，親卷軸以長勤。卜宅香山，採取梨花之里；移舟渭水，采將研石之材。晨滴露以掩牋，夜臨風而染翰。宜腕底集珠璣，

之彩行間帶錦綺之華也試取其詩誦之含毫欲腐著紙都仙或舞雪而迴風或落花而依草或裁雲而截綺或剖玉而鏤冰或圓健如駿馬下坡或流利如彊丸脫手平章風月則一往移情得助江山則隨時涉趣聯李家之詠依然花萼成篇匹謝氏之才宛爾芳蘭竟體固當獲新苔於夙穎抑且含秋實於春華也今者僕有遊燕之役君深折柳之情玉白花紅眡之行卷曉風殘露屬以題詞不減范雲深美辨香之有屬辱憐顧况却慚操筆之無文漫申紙以寫懷爰飛毫而紀韻愛茲千首并以數行他時鯨北歸來佳句應添黃絹此夕江南照

去蕪。詞聊贊青。相云爾。

臨風舒錦滴露散珠寫出詩才一往清雋情文回互
駘宕移人其仙於筆者耶

玉山同人笠亭小集詩序

序入初秋人逢七夕伊清風之乍至適舊雨之重來爰連袂而敘歡悰遂分吟而成好會玉山勝處岫疊仙螺
碧水分條波回細縠散奇襟於曲渚訪幽景於虛亭竹
外僧房紅上半牆夕照花前漁舍清依片岸殘霞迫乎
月吐銀灣星移碧落仙人韻事齊托想於瓊樓才士秋
心盡抒華於翠管至如有懷遠道深眷良朋鴈去鴈來
江南江北碎琴燕市淒其伯玉之踪吹笛甘州掩抑何
哉之曲望關山而莫接締縞紵以長思尤足動我深愁
彌復觸人至繕者已於是各題四韻並賦七言點筆石

闌就桐陰而寄感。傳箋雲榭聽松籟以言情。辱一卷之遠貽屬數言之短。引靜比草堂愛汝直當何日忘之。遙思今夜從君便擬褰裳往矣。杜甫詩愛汝玉山草堂聲王建詩遙從今夜河水隔洗盡沿華自標雋致故知深人無淺語。